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,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,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东进结束,因为大水,父亲暂住在城里大弟的家。我请了假,又陪他走了周边几个亲戚和战友。他的身体迅速衰微,已经不能行走,却坚辞去医院。我跟大弟商量,抓紧西行,以免生变。

半月后成行。此行为单车行,由我和大弟陪父母,一天里走过黄石、武汉、江夏、恩施、宜昌,行程八百公里,晚五时抵秭归,宿三斗坪。饭后,推着父亲出门闲走。山色渐深,川水漫漫,凉风习习,人迹寥然,不禁想到屈夫子、王昭君、巫山云雨,又想到白帝托孤、大意失荆州、八百里火烧连营,古今多少事、多少恩怨爱恨,都成云烟,唯留下清风明月,江水而东。

那二日天热,父亲已不能进食,只喝点米汤,但还坚持出行。一路上他不住赞叹,国家真不容易,真了不起。上三峡大坝时,被哨兵拦着不给进去。我说,这是抗美援朝时期的老兵,病已至此,不能通融下吗?那哨兵二话不说,“啪”一个立正敬礼说,军

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父亲坐在轮椅上,利索地回敬,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父亲敬礼的样子。

父亲家国意识浓厚,我就自作主张,插了洞庭湖和岳阳楼的内容,但因为文化信息的缺失,他的兴致并不高。那天正是立秋,我登上岳阳楼,面对八百里洞庭,一时百感交集,不禁感叹:“袅袅兮秋风,洞庭波兮木叶下。”

下一站是庐山。父亲恐高,不能坐索道,母亲晕车,跃上葱茏四百旋不现实。商量到最后,还是母亲妥协。她说,我试试吧。就坐车上了庐山。

庐山的美庐、周公故居和人民会堂是一个强烈的历史文化符号,作为老兵,父亲对建国那一代的元勋们极为熟悉,又极为崇敬。在游览那些景点时,父亲动用四肢,是接近爬行的,那劲头不禁让我猜测,一定是激起了他对过去岁月的某些美好回忆。

匆匆过鄱阳湖,赶到景德镇。当晚由朋友方圆,一个工艺美术大师,陪着去看陶瓷市场。父亲颤颤巍巍地行走,

说,这瓷器就是不吃饭看着也舒服。一会儿想买这个,一会儿想要那个。母亲打短说,家里有,浪费。父亲只好两手空空。大弟见此,当时就买了五套餐具,特别吩咐说,有一套是给父母的。可惜父亲到去世也没用上。

方圆可能以为我是公费旅游,或是觉得理当如此,当晚把我们安排在一家五星级酒店,打折后每间还要六百多元。我心疼钱,但在父亲去世后心里好受一些,毕竟那是父亲住过的最高级酒店。

第二天应该是去黄山。父亲说,不去了,我们到石台县。那是我小叔住的地方,他去世有七八年了。

到石台,第一站是上小叔的坟,父亲几乎是被拉上山的。他满面戚容地说,我上次说还来看你,我说话是算数的,这是最后一次。他颤颤地扶着坟前石柱,慢慢地低头,像鞠躬,又像累了,但眼里满是泪水。

中午在堂哥家吃饭。父亲跟堂哥说,你父亲是我的兄弟,我们的感情一向好,希望你们要像我们老兄弟那样。

等待之美

为要保存到来年,果农是用剪刀将瓯柑一个个剪下来的,他们沿着树的高低,时而弯腰、时而踮脚伸手,遇到长在高枝处的,就站上随身携带的凳子。剪好瓯柑不容易,一般要两剪。第一剪稍留长点果柄,第二剪再仔细修剪果柄。果柄留得太长,容易扎破别的果皮。剪太短,又容易把果蒂剪破。剪摘下来的瓯柑,堆放在箩筐中,也要轻倒轻放,不要碰伤外皮。这些恰到好处的动作,都是为了留下这一份时间的馈赠。

林中最亮眼的莫过于储存瓯柑的小屋,小屋外盖着的天空蓝色油布是这片泥洲上浪漫的色系。推门入屋,目光所及之处,都是瓯柑。在这里,瓯柑将经历质的变化。经过贮藏的果实,“越冬抵黄,色味犹新”。其实,直接摘下来的瓯柑并非不能入口,我挑了一个黄橙色的剥开,皮略厚,但果肉饱满,水分也足,没有满口甜,回味也有些酸。同行者说,待明年,这些果实将没有一丝酸涩味。在以往的观念中,水果肯定是新鲜的好,瓯柑打破了这种约定俗成,我突然觉得它有点像美酒,越陈越香,它在经受时间的考验。

苦尽甘来的瓯柑是时间带来的厚礼。早在三国时,就有孙权以瓯柑为礼馈赠曹操的记载。宋朝时,瓯柑有“天下第一柑”美誉,每年正月十五元宵灯节,皇帝都会将其分赐群臣。过去温州人拜年,会包两个纸蓬包,里面放一些红枣桂圆,主人家则回礼几个瓯柑。如今的春节依旧如此,过年时,长辈总会拿出橙黄又大的瓯柑送给孩子,让孩子吃上最好的柑。瓯柑在温州两个意义,一个是“柑”的温州话谐音“官”,主人家表示“官”给你带回家,二是柑比橘子大,表示把大“橘”大利(大吉大利)带回家,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。端午,民间则素有“端午瓯柑似羚羊”之说,全家老少都要吃上几个。

家里的茶几上放着我带回的那只瓯柑,还是青绿色的皮。我对两个小宝贝说,这柑不能急着吃,它会变,变黄变甜,得等。在他们带着疑问的眼光中,我仿佛也看到了对来年的一份期待,还充满着些惊喜。我告诉他们,这是一份大自然赐予的等待之美,需要时间的打磨,就像朋友越久越真,流水越淌越清,沧桑越流越淡,到来年,这份带有悬念的酸涩也一定会随着日子,越变越甘甜。

芳邻

在家里,这么无辜、这么绿色无公害的生活,居然也被打扰,人更是被震得一愣一愣的,终于有一天我忍无可忍,挥笔在安全门上写了五个大字:“关门轻一点。”后面加了个必要的括号:残疾人除外。但似乎并不见效。

诸芳邻的另一嗜好,就是每天一大清早,站在我窗外的公用过道上,大声探讨什么。他们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,而我呢,我是早起的虫儿被鸟吃。尤其糟糕的是,他们说的是温州话,有时我能听懂几句。我躺在床上,看着自己像只困兽般地被他们的谈话吞没,最后只得黑着眼圈、一脸哈欠前去上班。恼火之余,我甚至有些遗憾,如果他们说的是英语,那该多好,一年下来,我的口语肯定突飞猛进,令人刮目

相看。后来我气急败坏地在墙上刷了一条标语:“请勿大声喧哗。”后面照例加有括号:精神病患者不在此例。不想,有一芳邻见后问我:“你都写了些什么啊,字蛮黑的。”字其实并不黑,倒是我的眼前一黑。有一天我加班,回家已是深夜,诸芳邻都已沉沉入睡,我很想折腾一番,弄出些声响来,但到底还是狠狠地咽下了这口气。我躺在床上,很为自己的善良感动。

唯一令人欣慰的是,搬到这边不久,我妻子就带着儿子回娘家了。否则,以儿子之调皮,就够她受的,再加上这些,不神经衰弱才怪,毕竟我还可以去单位躲一阵。我想过了,等妻子回来,这家还得搬。自然,我也知道,想在别人的房子里做个好梦,是困难的。

◇菊蕊秋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,媒体人,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农谚言:小雪至,瓯柑熟。瓯柑,是温州的特产,栽培历史久。和其他柑橘不同,它在新鲜时并不好吃,刚剪摘下时,颜色是青绿的,初食略有苦味,且容易上火,但它是一种先苦后甜的水果,储存一月后慢慢变成橙色,也在时间里慢慢变甜、退去火气,这等待的过程就像是留给未来的一个悬念,亦如诗所云:“先苦后甜堪品味,个中三昧似人生。”

最好吃的瓯柑,长在瓯海的一片湿地里,湿地也有个好听的名字,叫“南仙垞”,这里背靠大罗山,由100多个形态各异的泥洲(当地人叫“墩”)组成。湿地的河水里种菱角、有鱼虾,泥洲上则种瓯柑。去瓯柑林,得走水路,交通工具就是水泥船。等待上船的间隙,就见盛满瓯柑的小船从河网中驶来。瓯柑的外表看似普通,比一般的橘子略大,皮质也没有那么光滑,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神奇的柑?

水泥船带着我们上了泥洲,踩着雨后泥泞的田埂小路,猫着腰步入林中。正是剪摘时节,树上还挂着不少果,我细细端详了一番,瓯柑果呈梨形或高扁形,果顶部凸出,果蒂鲜绿。因

◇同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

若干年前,我经常搬家。最初的一次,我先是不无惊愕地发现,诸芳邻都是生意人,在附近的小商品市场大多拥有一两个摊位。我喜欢生意人。这个世界之所以七彩纷呈,仔细想来,生意人可谓劳苦功高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”《易经》开篇也说:“乾,元亨利贞。”尽管我不知道元亨是个什么宝贝,但“利”字我可是认识已久,就是快刀割麦子,粮食扛回家。因此,生意人嘛,自然比我们更忙些。具体到我的诸芳邻,也是每天风风火火,抢进抢出,楼道的安全门一早就“咣”“咣”地响个不停,如同我这个安静的邻居不存在一般。想到自己即使百无聊赖,通常也就闷